

[塞舌尔] 菲利普·勒加尔 / 著

Philippe LE GALL

范豪毅 / 译

威尼斯之恋

清朝贵胄与多情的欧洲贵妇人之间的浪漫故事
塞舌尔驻华大使倾情奉献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塞舌尔] 菲利普·勒加尔 / 著
Philippe LE GALL

范豪毅 / 译

威尼斯之恋



版权登记号：01-2012-65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尼斯之恋 / (塞舌尔) 勒加尔著; 范豪毅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43-0737-5

I. ①威… II. ①勒… ②范… III. ①长篇小说—塞舌尔—现代 IV. ①I4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94121号

作 者	[塞舌尔] 菲利普·勒加尔
译 者	范豪毅
责任编辑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xdcbs.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6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737-5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本书主要人物

呼霹雳

清末重臣，蒙古亲王。呼霹雳先祖实为明朝皇室后裔。明朝灭亡后，他流离失所，为蒙古王公呼氏所救认作养子，由于呼氏人丁凋敝，呼氏王爵为此养子继承。呼氏在清朝历代皆受重用，在朝廷地位举足轻重。呼霹雳先祖曾作为大使到过威尼斯，是“中国楼”的产权拥有者。

宝来碧雅·古斯塔维男爵夫人

威尼斯贵妇人，世代居住于“中国楼”。她是一位生性叛逆但又无所寄托的女性，在夜夜笙歌、日日滥情的表象下，是她对生命意义无时不在的追问和无尽的寂寥。

威尼斯，1974

透过样木花格门窗，一缕幽蓝的光束投射在中国楼门厅的大理石地面上。

六十多年来，中国楼一直执著地陷于沉寂，仿佛与四季时光同声同气。

整饰、霉变、遗忘！昔日门庭若市、军靴铿锵的景象已成追忆，宝来碧雅男爵夫人神情莫测的画像见证过这一切。

斯人已逝！宝来碧雅倒在三个时空的舞曲中……

画像被摘掉送进拍卖场，画中人如梦的魅态也已显得陈旧。

画像被人从沙龙的大理石墙壁上摘了下来，画中人姿态像花体字那样扭曲着，仰望着天空，望着世间

万物上方无尽的虚空；作画的人似乎在画布上宣泄着冲动，几乎让旧时的主人宝来碧雅·古斯塔维男爵夫人幻化成虔诚的教徒。

然而，她几乎从不祈祷，也并不在意未知世界会给她带来什么，我行我素的天性使她从不刻意压制自己的习性。

宝来碧雅酷爱华尔兹，她和她的舞伴，那些军装笔挺、鞋靴锃亮、神魂颠倒的校尉军官轮番穿梭在觥筹交错之中。

若非时光倒错，男爵夫人对军人由衷的迷恋终不免令人心生臆想。

对狂歌劲舞，宝来碧雅总是以笑声助兴。

在与古斯塔维男爵夫人无所不在的轻佻和滥情的较量中，威尼斯城既当判官又当被告，就像一枚假币，声音听起来既像黄金又像软铅。这座城市的欢愉和愤懑似乎都由一个人来决定。

此人就是宝来碧雅！

门厅地面的大理石上留着一道划痕，这是男爵夫人在令人目眩的旋转时失足摔倒那一刻她的俄罗斯钻石耳环留下的印记，据说这是因那尊东方瓷瓶在晨辉中

发出的蓝色眩光所致。这尊蓝色瓷瓶形体之严整，毫厘之增减都会使其失色。

地面是用菱形黑白大理石拼嵌而成，尖角部分镶嵌靛蓝色青金石，整个图案至今似乎仍然因为唯一的那次事故造成的致命划痕而伤痛不已。

.....

数十年过去，中国楼新主人的真丝软底绣鞋渐渐抚平了这道刺目的划痕。

平滑，一切都变得平滑、悄然无声；一切都令人感到新主人警觉多于期待的心境。近乎死寂的静谧驻足于此，与世无争。这是一个混沌的世界，但无丝毫躁动，仿佛声响是反射进来的，光线是通过叹息传入的，没人知道哪一种感觉是倒错的。

这座房厦兀自伫立着，好似不断衰萎的肢体。

那些莺歌燕舞的时光，那些翻腾在兴奋的胴体之间如打铁般撞击夜空的女宾们飞扬的笑声已经如此遥远。

现在，在客厅里再也不会回荡着那些香艳粗俗之辈在人背后喷出的成串的脏话。

再也没有成群的侍者和女佣满处寻找醉卧在楼梯间、山茶花和夹竹桃丛中以及紫藤架下的宾客了。

每次夜宴，男爵夫人都会把威尼斯的藤萝架翻个底朝天！

一切都归于寂静。宁静仿佛任由自己翻卷上升，就像藤萝顺着即将被晨曦驱散的阴影向上攀爬。

呼霹雳关上百叶窗。

他觉得唯有暗夜才耐人寻味，因为它不会改变人的思路。世事更迭于他如无物，科学之昌明也难以让他感到惊诧。何必让他对威尼斯所发生的事情知道得更多呢？他自己的乖张秉性已经让他自顾不暇。

如梭岁月好似走马灯上的年画。呼霹雳已经辨不清画上的人物。

他心中只有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和六十年前那次记忆依稀的海上航行：当记忆开始排斥正史的时候，夸耀的快感只受制于自尊心得到的满足的程度。

北京，1913 年 5 月

一切都在无声而有序地进行。

只有奶娘牛英一个人抬头等着我发话。我又能说什么她没有听过的话，这些话又无非是些安慰的话和不容置疑的吩咐。

我脱去兰花底绸缎朝服，然后把双眼花翎顶戴摘下来放在地上。

此时，侍从们方敢起身。

按我事先的吩咐，手下的侍从自此不必回避我的眼光。这是他们第一次从我的眼光里看到除了贵族威仪之外的那种毅然决然要给予他们自由的目光。但没有一个人期待这样的目光。

那么，他们今后还将随侍左右。

门被打开了。炫目的阳光迫不及待地涌了进来。六时整。恰如风暴总在雨中平息一般，我的心头阴霾一扫而空。

晨曦驱散了恐惧。我去意已决，不可动摇。

时值 1913 年 5 月。

是时，吾年十六。

我将违拗皇帝的旨意，去国远游。虽思绪潮涌，我终将独自面对未知之命运。

我还会采摘牡丹花吗？

威尼斯，1913 年 6 月

“男爵夫人阁下：

事非得已，特具此函告知阁下。近有一家在香港颇负盛名之中英商号与我接洽，声称受中华帝国某一皇族之委托，向阁下请求归还祖产中国楼。该商号与府上有两代旧交，多有生意来往，故此事恐非妄谈。然在下不敢妄断此事究竟属物归原主？或产权归还？抑或产权转让？惜乎当年令尊大人古斯塔沃·古斯塔维男爵在世之时，历年圣诞都在此楼盛情接待失怙之世家子女。

简言之，据来人称，当事人曾向其出具一份 1650 年签署之以拉丁文草成之公证文书，原件钤有圣 - 马可之印章及时任威尼斯总督弗朗塞斯克·莫林的签

字！此公证书之真伪尚待查验，然其大略已由一圣方济传教士译成今文，该教士亦对印章及签字真伪做了鉴定。

据教士所说，公证文书对当年修建该楼宇、其最初用途及在特殊情况下之处置办法均有说明。

此事最奇之处当是前来威尼斯之所谓中国朝廷重臣年仅 16 岁！且性情暴躁，终日解衣磅礴，绘制屏风及扇面。每出行，必有蓝色华盖遮盖，仪仗之铺张殊难细述。此人当是东方一奇人，孙逸仙先生对其也颇有忌憚。然未知此人是否知晓欧陆当前风雨飘摇之困境？威尼斯政局未稳、法德间因路内维尔事件又生齟齬（更遑论巴尔干最新发生之“亚得里亚堡”事件），诸如此类事件使欧陆和平前景堪忧。

依在下愚意，男爵夫人当谨慎行事，虽阁下心思缜密，但仍难免许多法律文件毁于蚁咬鼠啮，而恰在此 20 世纪开端旬年之时，一纸几近三百年前的文书居然仍具法律效力并仍享有当年之权益！真是不可思议！

搁笔之前，在下冒昧提醒男爵夫人，据称中国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之说！太监之众暂且不提！

这样的风俗在利亚尔多之圣－琦亚高美拓大教堂的所在地简直无法想象！

诚请男爵夫人示下……”

北京，1913年6月

师爷把我拉到一边悄声说道：

“呼霹雳大人，老夫有数语进谏，望大人三思。大人富可敌国。从老太爷那一辈起，呼家就总领朝廷的炮药生意，再加上南方各省的关税、盐税收入，更不用说从巴特那、马儿哇和土耳其进口烟土的生意了……

大人至今仍是群臣首要，老夫曾问过朝中旧臣，据说忠于朝廷之旧部正在各处集结并伺机在百姓中造势声讨逆党……

请大人相信，皇朝复兴指日可待。大人，以您的位望之尊，您可不能离开京城啊！”

师爷垂垂老矣，左顾右盼如坐针毡，难掩其发乎心底之忧戚。

我寥寥数语便让他寒彻心头：

“师傅所虑极是，却不能解我近忧。我主意已定……”

他定了定神，说：

“那么，敢问大人准备带什么东西上路？”

“所有属于我的和别人欠我的东西我都悉数带走！广东的丝绸厂、宁波的皮货店、尧昌府的瓷窑……若有可能，院墙之内我将寸草不留；可惜不能将扬子江的江豚一网打尽！”

师爷低头垂臂而立，失望至极。但终难改善变之天性。经此伤痛，今后任何苛责于他而言都不过是死后超度，无可无不可。

……

我素惧流寓他乡，却自幼常在旅途，此次无非是敢将旅途作征途：何惧之有！

于是我下了逐客令：

“师傅虽然只字未提圣上，但来意无非要我效忠皇上。须知皇上乃是受命于天，所谓天命无非两个字：治国！皇上误国，有史官定论，与我何干？”

溥仪才七岁。我与他都有着皇室血统，我的去留岂

可由他人置喙。

大清王朝近三百年基业一朝断送在他的手里，我不可能置若罔闻！

不是夸口，我与他同般年龄时已经颇能持家了。

其实，我心里还另有隐衷，我身上有大明皇族的血脉，大明虽为满洲人所废，但我的祖上却逃脱了灭族之灾。

先人也着实有大量，万般无奈中他虽然委身于清廷，但这无非是利用清廷，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悄无声息中把满人夺去的再拿回来。

我知道先人所为常为一众士大夫所不齿，以为我至多不过是只笼中鸟，百无一用。

师爷与这班人也时有过从。从他的眼神里我就看得出来。这可能正是他易怒的根由。平常他是个内敛、有条有理和精于计算的人。

他是否对我苦心经营之事有所察觉？我无从知晓。或许他只是想我的暴怒有违他行事的规矩。

还有，我对他的冲撞可能引起他的警觉，使他认为出于谨慎计应该以迂回之方式另作窥察。

此后数日，阖府上下唯以去国一事为大，每有觉察

我对皇上不以为然之时，他甚至会主动催促我提前动身。

或许我行事过于草率，以我稚龄选择远离吾国吾民实属难当之重。国难当头之际，他人多侧身避祸，而我常以匹夫之勇一马当先。

想彼时，之所以逞一时之勇多是出于秉性乖张而非刻意张扬权势。人指我为清廷余孽，非但不听革命党人的指派还敢于公然作对，其实我的大胆部分来自童真的无知和执拗的傲气。我并非不知道革命党终将在这场较量中占上风，堂堂大清皇朝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且革命党之兵勇随时会冲进来折断园丁手中的工具，把用来铺设连接各个宅院甬道的彩砂扬得遍地都是。

数日前，最后一次去紫禁城觐见皇帝的路上，一群革命党人要把我从轿子上拉下来。我怒不可遏，仗着胆子冲下轿子厉声呵斥群氓。

就是那天，我感到一个人会因一时冲动而冒无谓的危险。我永远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那些人在最后关头犹豫不前，然后竟然退了回去。肯定有些愚鲁之徒会认为我还会受到一些人的庇护。至于其他对我并